

美的追求者

十月文学丛书

SHIYUE

WENXUE

CONGSHU

北京出版社

125/32

美的追求者

上海文学丛书

21208/56

目 录

大雁情	黄宗英(1)
美的追求者	柯 岩(37)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刘宾雁(81)
痴 情	理 由(135)
朝圣者与富翁	陈祖芬(219)

大 雁 情

黄 宗 英

她

一九七八年春天，祖国大地万木百草茵茵萌发的春天。科学的春风把我这个“科盲”也卷进去了。我作为一名特约记者，列席北京全国科学大会。

我挤上了第一辆向长城进发的记者车，踏着城头上湿漉漉的朝露，抢占了制高点。

我看见一些鹤发童颜的科学家，奋发挺进，拾级而上。年轻的姑娘们，嘻嘻哈哈笑着，比赛着看谁跑得快。我移开视线，看见城堞边站着一个姑娘，她凝神眺望着向北飞去的大雁。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问道：“默不言声的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我察觉出了自己的错误。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透过近视眼镜，她安详地看着我，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我，赛跑的姑娘和种药的同志，临时凑到一起，不等到各自背囊里的杂食交换着吃完，就已天南地北、从古到今、数着地球的经纬谈个没够了。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象几辈子之前就相知了。尤其那位两鬓微霜的种野药的妇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当时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象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土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抄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普通人，总是大多数。我正应该从普通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她，姓秦，名官属。生于一九二九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第二天，我约了两位和我一样的特约女记者，来到她

的住所，进行个别采访，想跟她仔细谈谈。

妇女科学工作者，妇女文学工作者，在我们的国家里，数量还不算多吧。我们一见面，就被摄影机和录音机所包围。深谈是不可能了。只记得闪光灯摄下了秦官属眼里闪闪的泪花，她的两鬓在弧光下显得银亮银亮。她比她那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目光，显示出一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事业心”三个字成为禁语，成为“反党思想的罪恶渊源”。于是这种神情在知识分子群中好象消失了，代替它的，是较多的、茫然木知的面容，尽管五官端正，身体康健，然而没有光彩。在这跨入历史新阶段的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我重又欣喜地看到了那么多的面生眼熟的思考者的面影。

夜里，我看完晚会节目回到宿舍。书桌台灯下压着一张摺得很工整的纸条。打开一看，是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望你们能谅解。

秦官属 ×月×日

她？

纸条上的字句，不象一般的谦虚。难道有什么特殊情

况？我要弄个明白。

我来到科学大会陕西代表团的秘书组，要求让我看一看陕西代表的个人书面材料。秘书组的同志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一大摞材料，我翻了一个晚上，不见秦官属同志的名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还材料时问及：“为什么没有秦官属同志的个人材料？能不能帮我找到？”

过了两天，秘书组很抱歉地告诉我：秦官属同志不算先进科学工作者个人代表，北京没有她的材料，省代表团也没有。只有西安植物园填写的简表，没有更多的事迹。接着，秘书眨巴眨巴眼睛，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陕西省许多女先进科学工作者代表的事迹。他感到有点奇怪：我为什么竟然看中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秦官属？

之后，我又从侧面知道，对秦官属能不能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原单位曾有很大的争论。本来报上来的名字不是她，现在也不见得就真的同意她来。她的同屋代表——找地下水的姑娘告诉我：“老秦老发愁回去怎么传达，怎么贯彻。她常常愁得睡不着觉。”

秦官属同志为什么处在这么个不明不白、难上难下的境况之中？这件事引起了刨根问底的兴趣。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副主任杨戈同志和副主任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

我对刘抗同志，颇有好感。她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目前，全国知名老科学家的政策落实工

作，有中央直接抓，比较好办。而对更多数的中年科学骨干的政策落实任务，地方上担子很重、很艰巨。因此，她希望我到陕西去调查，这将有助于他们政策落实工作的开展。于是，我委托陕西代表团秘书组同志，替我问问秦官属的工作单位——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到西安给秦官属写篇小报导，行不行？

大会快结束时，转来了西安植物园领导的回答：“可以，欢迎。”

她??

到我能抽身去西安时，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我确实受到了热情的、郑重的欢迎。省科委出面安排，由西安植物园具体接待。

庄严美丽的西安啊，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骄傲。世世代代，你孕育了多少俊杰英才，诗圣文豪。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就在这里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轶话。半坡村六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村庄遗址里精巧的陶器；北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年)始创的历代碑林中灿烂的书法石刻；西安事变中，敬爱的周总理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扭转乾坤，掀起民族抗日高潮的黄楼；还有玄奘藏经的大雁塔，以及塔畔三百亩连片的植物园……古往今来的历史啊，你曾留下了多少光辉的足迹！而现在呢？未来呢？大雁啊，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的翼翅下，西安植物园将怎样承担“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

化水平”的一份重任呢？为什么本应是一片翠绿的植物园，如今竟是这般荒芜？园墙是新筑的，园内可向祖国汇报的科学研究新成果，究竟有多少项目？出了多少人材？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这里作出了多大贡献？俗话说：“种田看田头，着衣看袖头，烧饭看灶头。”植物园中阡陌小径上的枯草败叶，植物栽培布局上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杂乱无章，试验室里缺胳膊短腿的板凳：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

唉，嚼着主人待客的、园里试制的、可口椒盐扁桃仁，还要挑剔地感叹，实在太不通世故人情了。主人若知道在热情接待我参观之后，竟写下这样的贬句，也许当时不请我吃桃仁，而要摔我一顿毛栗子了。我焦急，我慨叹，不是因为当时看到了这些被“四人帮”破坏的情景；我焦急，我慨叹的是听不到、看不见园主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打翻身仗的激情和壮志。难道他们是在等待吗？等待什么呢？“大略驾雄材”——党中央已把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吹响。祖国的未来，应该较盛唐无可比拟般地辉煌。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和人民，岂能不如自己的祖先？岂能让古老的历史老是戳着我们的脊梁？更岂能容忍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投来蔑视的目光？又怎忍心啊，怎忍心使我们的朋友惋惜、哀叹、失望？

我扯到哪儿去了？

我开始调查有关秦官属的情况。

在我所接触的植物园的干部中，对老秦能久离家庭进深山工作这一点还是肯定的，其它的意见则大不一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否定的意见：

她：脱离群众，脾气极坏，骄傲自大，特爱吵架撒泼。

她：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严重。

她：地主的女儿，始终跟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她：不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她的帮助，至今耿耿于怀。

她：本来不想进山，更不想去搞野生药物的栽培，是组织上一再说服才勉强去的。

.....

这真叫我一筹莫展，不免心寒了。我怎么冒冒失失地找了这么一个采访对象？

我找园领导去了。

园书记老梁同志很有政治风度地说：“你写吧，这对秦官属同志会是很大的促进。至于群众方面，我可以多做做思想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党的政策嘛。尽管缺点很多，女同志嘛，也不简单了。”

“噢……”我愕然地望着书记，心想：原来领导对秦官属也是那种看法。作为女同志，我可不同意在选先进问题上这么个照顾法。既然园里干群对她意见如此之大，为什么还同意我写报导呢？我该怎么写，我又该写些什么呢？

.....

唉，我迢迢千里而来，怎么回去交账？是他们选错了

去北京的代表，还是我选错了写报导的对象？她所工作的洛南县药材公司为什么极力推荐她呢？

我感到问题似乎已超出我写文学报导的范围了。于是，我向省科委刘抗同志如实反映了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刘抗同志想了一想，说：“当然，我做不了你的主，我不勉强你写作。但我想，你既来了，就该深入下去。如果下边错了，省里官僚主义，你调查清楚了，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鞭策。我们可以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你说好吗？碰到乱线团，不摘出个头绪来，我估计你那性格也丢不开它。哈哈，到秦岭玩玩去，中分祖国南北的分水岭啊！商洛南地区是当年李自成屯兵之地，又是咱们的老解放区，值得去参观参观。只要不兴师动众，大吃大喝，我是支持作家游山玩水的。名山大川、人物风情里有政治嘛。百闻不如一见，去走一趟吧，写不写是次要的。”

她

我们一行数人，驱车驰过莽莽秦岭之巅。高原上，麦子收了，柿子坐果了。小松鼠被机鸣声吓得四处逃窜。在那人马牛羊上不去的峡谷里的陡削岩石缝中，小松鼠丢下了核桃，也许明年春回大地时钻出绿芽。小松鼠，谢谢你这顽皮的小播种家。

植物园的同志们，一路上指点给我看，这是漆树、黄莲木、五角枫、吴茱萸……花瓣淡粉的野蔷薇向我们点头微笑，羽毛乌黑的顺河溜溅起水花。窄梁尖岭坡地、川道

平坦河滩，一片紫、一片白，好一派山乡风光。植物园的同志们辅导我阅读祖国大自然的课本，谈笑风生，朝气蓬勃，我觉得和他们并不难相处，而老秦……

当我在商洛山区洛南县药材公司晒药场旁下车时，以当年蝗虫庙旧址改建的发电站，正把光源输向灯火点点的小镇。我看到秦官属正在院里收拾洗净晾干的单衣裤褂和棉袄——只有住在高原山区的人们，才知道盛夏季节早晚也往往离不开棉袄。老秦是昨夜接到省里的电话，黎明起身，从海拔两千米的黑漳山村，赶了八十里路回县城迎我的。在黑漳举行的栽植桔梗现场会上，她圆满完成了短期培训技术人员的讲课任务，风尘仆仆地来和我这个新交的老朋友会面。

县药材公司实验室在正中间，东屋是官属的宿舍。西屋就是我的临时客房了。

晚饭之后，小县城的夜异常清静。官属和我都赶了一天的路，不免有些倦意。一时，我也不急于和她深谈什么。我坐在她屋里小板凳上洗脚。热乎乎的水，解着我的疲乏。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后来，我还是忍不住了，就拐弯抹角、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地位和从前不同了，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

老秦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叠了又叠，拉了又拉，压了又压，好象要把那几件带补钉的粗布劳动服，折叠得和首都高级旅馆里洗烫出来的礼服一样平整。

她一语未发，取出一盒烟，拿了一支递给我，漠然地

看了我一眼。我顺势接过烟。于是，我们这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正式学会、而又绝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知识妇女，对坐着，默看那缭绕飘升的青烟……沉默，压得我胸口发闷。我站了起来，朝当院把水泼掉，心想：让她去自我思想斗争吧，我的责任尽到了。

“哈哈！哈哈！老黄同志啊，我们可等了好几年啦！”我来到药材公司办公室，公司主任老王一边给我沏茶，一边极其热情地欢迎我。

我摇摇头笑道：“都说你们山里人木性子，你可会说俏皮话。我几个月前才决定来陕西，你们怎么会等了我好几年？”老王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几年前就盼望记者、作家来咱洛南，好好儿地把老秦的事写一写，表扬表扬。我实在不会写文章，挺生动的事儿，让我一写就干巴了。我只会画图表，你看——”老王拉亮一盏日光挂灯，指点我看东面墙上的一张洛南县地图——是那种在县委各部、公社、大队办公室常见的统一挂图。不同的是，这张长方形的地图，展现在眼前，很象一块大赤豆糕，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圆点。

老王说：“洛南县历史上是个药材产地。山上野生着远志、藿香、桔梗、五味子、丹参、半夏、金银花、石斛等等。年长日久，野生药材越采越少。解放以后，中药受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一发展，天然药材短缺情况日益显著。从一九六六年起，我们县开始搞野生药材家种。一开

始全县搞了四十亩药场。”他戳了几处红点，“原计划一九七〇年发展到三百九十亩，但只完成二百二十六亩。”他又戳了几处红点，“当时办药场是个赔本的事，年年药材公司照例付出一笔赔款。没有人批评，默认这是个规律。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我们和西安植物园挂了钩，邀请园里派技术员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野生驯化的技术指导，老秦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是那一年来的。从此情况迅速好转。一九七七年全县县、社、大队三级，一共办了一万一千亩药场。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赤豆糕”上数不清的红点点，“到一九七八年药材场地发展到一万六千五百亩，是一九七〇年的七十三倍！”

“药场是否占用可耕农田？”

“除极少数做试验的种圃外，大都是在龇牙咧嘴的梁崩、坡洼、死板土、石渣土上筑堰开荒。在我们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老山沟，好地怎舍得种药？”

“那么种药能改良土壤、改善农民生活吗？”

“当然！所以咱们药材公司对老秦同志不是什么个人情谊。老秦和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我们没去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敬佩她。”他深有体会地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是生产力这一马列主义真理嘛！虽说，这一万六千五百亩地是贫下中农一锄一镐刨出来的，可这斑斑红点也渗透了老秦的心血啊！老秦亲自动手不说，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铺那么大

摊子？老秦没来那阵，我们多辟一个药场，就多赔上一笔资金。有一冬，光天麻一项就赔了两万块！现在你看——”

老王又指点西边墙上的两张图表——洛南县历年药材生产发展示意图和洛南县历年药材收购计划与完成金额对比示意图。

我看见箭头一年比一年往上窜得高，便赞叹地说：“今年的箭头要窜透房梁了吧！”

“药材收购额一九七〇年是三十二万零四百元，今年可达一百万元。这对解决国家短缺药材起了一定作用。药材公司从过去年年赔本，变成年年增加上交利润。如今各大队合作医疗费用大部分已能自给，队里副业收入逐年增加，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资金。省科委刘副主任看见这表，兴奋地夸奖说：太好了！你们这指标直线上升，快顶到房梁了……”

“刘抗同志来过？”我插嘴问。

“来过！那正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她要我们总结经验往省里送！”

我猜想秦官属所以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一定和刘抗同志此来有关。我的脑瓜跑弦了：刘抗同志为什么没有和我提起呢？……

电灯忽然灭了。

“给工厂让电。”老王说，“你赶了一天路，也该休息了。”他打着手电筒送我，边走边说：“我们县里凡有药场的社队，谁不知道秦师傅、老秦同志、秦老师呢？尤其是

她常去的公司直接抓的试验点，老人、娃子都认得她。他们说：‘秦师傅离儿别女扔着老伴，把心扑在俺这苦山圪垯地里。她黑着头发进山，如今白了头发，俺们忘不了她’。”

东屋灯光下，几个青年技术员围着秦师傅议论回社队后将采取的措施，有的提出没有弄懂的问题。他们都曾集中在黑漳学习，今晚住县，明晨分道赶路。

老秦给我屋里点上蜡烛，又回到青年中去了。

我累了，躺了下去。落枕又毫无倦意，只好把蜡烛移到床头放仪器的木箱上，打开从王主任那里借来的图表底样，大约摸地誊绘在我的笔记本上。

耳边，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我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

如今，轮到思想斗争的倒是我了：什么叫群众关系？群众关系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对老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我的习惯，一个人溜上了街，正值小集。我转了一圈，回到药材公司收购站门口，只见送零星药材的农民队伍越排越长。老秦夹在公司职工中间鉴别药材。她不时地和职工、农民交谈着如何识别药材真假、好次，什么该挖，什么挖早了……这个大学毕业的助理研究员成了药材业的行家里手，我却孤陋寡闻得不知道药物学专业都设在什么大学里……

参观药场的日程开始了。按照公司王主任的安排，要把好的、中的、差的、老的、新的，都给我们看看。

一路车行一路谈，老王一一向我介绍所经各场的建场史。老秦一下车总是去找该场的技术员了解情况。有时她也会过来跟我说：“这就是头一年我搞试验失败了的地方。”或说：“这就是我才来时认不出药草出洋相的地方……”

拔海一千八百米的蟒岭在望。古城公社谢底大队快到了。这里杉皮小屋和砖瓦房错落有致。进村了，远远听见象鸟叫般的童声，“秦姨——”

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芍药怒放。一个小女孩，象一只淡粉色的蝴蝶，从山顶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了老秦怀里：“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象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一个小男孩也过来抱住老秦的腿。“康成，长高了！瞧，鞋又穿反了。”老秦说着坐在小板凳上，把小男孩抱在怀里，给他换鞋。

孩子们的妈才收早工进家，前脚张罗给我们沏红糖茶，后手急忙从柜子里找出藏着的柿饼、核桃。她一边点火做饭，一边把几个月来当队干部的丈夫受气、受累，大儿子的对象，小姑娘的老师，以及娘家母、舅舅、表叔……三亲六邻家里屋外的事，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直到谢底大队药场场长叫我们上场部去吃晌午饭时，她才住嘴，生气地说：“咋不在家吃？糕都给蒸上了。”场长说：“两桌人